

大周 惊天局

五行奇局

李旭东 著

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周惊天局. 1, 五行奇局 / 李旭东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22.3
ISBN 978-7-229-15936-8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32906号

大周惊天局1：五行奇局

李旭东 著

出品：磨房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徐宪江 秦 琥
策划编辑：张铁成
责任编辑：王昌凤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史青苗 刘晓艳
封面设计：晨星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8.175 字数：370千

2022年4月第1版 202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 章
传奇派

品味无限不循环的人生

楔子

公元534年，曾经称雄北方的北魏帝国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魏孝武皇帝元修因不甘继续沦为权臣高欢手中的政治傀儡，从都城洛阳仓皇出逃，投奔割据关中的梟雄宇文泰，但随着两人矛盾不断升级，元修最终被宇文泰毒杀。

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新皇帝，而占据中原的权臣高欢则册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北魏帝国也正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但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却早已不再是大魏皇室，而是换成了野心勃勃的高欢和宇文泰。东魏、西魏与割据江南的梁帝国鼎足而立，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三国时代”。

公元550年6月10日（武定八年五月初十），高欢之子高洋迫使元善见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一个新的帝国北齐应运而生。公元557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在宇文护的拥戴之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受禅成为北周天王。草创的北周，与北齐和梁帝国对峙而立，但北周内部一场惨烈的权力暗战却已悄然拉开了帷幕……

目 录

楔子

水篇：惊变

第 一 章 影落千岩走魑魅 / 002

第 二 章 江山对弈风云变 / 020

第 三 章 人去月斜疑梦寐 / 033

第 四 章 横横直直迷人路 / 046

第 五 章 寒鸦惊飞入尘风 / 059

第 六 章 夜下云卷月惊魂 / 076

土篇：杀机

第 七 章 棋逢对手觅迷踪 / 100

- 第 八 章 蝶恋依依情所依 / 115
- 第 九 章 浮云冉冉送春华 / 129
- 第 十 章 骨冷魂清一梦醒 / 140
- 第 十 一 章 梦里蓍腾说梦华 / 154

火篇：乱局

- 第 十 二 章 晓来落尽一城花 / 174
- 第 十 三 章 风紧云轻欲变秋 / 193
- 第 十 四 章 惊残好梦无寻处 / 216
- 第 十 五 章 迅雷才震清飙起 / 230
- 第 十 六 章 念此飘零隔生死 / 247
- 第 十 七 章 自恨寻芳到已迟 / 264
- 第 十 八 章 如棋世事局初残 / 296

木篇：风起

- 第 十 九 章 残灯未杀影迷离 / 314
- 第 二 十 章 谁怜冷落暗尘局 / 335

第二十一章 仁气潜随杀机伏 / 346

第二十二章 奇变见犹神鬼惊 / 354

第二十三章 持索捕风几时得 / 366

金篇：暗战

第二十四章 寒锁武库梦魂惊 / 386

第二十五章 相看白刃命悬丝 / 397

第二十六章 远近高下俱迷踪 / 410

第二十七章 石间真隐何时出 / 430

尾篇：落定

第二十八章 花开花谢任东风 / 462

第二十九章 孤枝清瘦耐风埃 / 473

第三十章 云雾苍茫各一天 / 484

第三十一章 近泪何处话凄凉 / 502

第三十二章 云烟过眼总成空 / 517

第三十三章 心碎浮梦美人冢 / 537

第三十四章 也须高著局心筹 / 551

水篇：惊变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道德经》第七十八章

离奇而又血腥的凶案现场居然留有一摊莫名的水迹，这与凶案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勘验之人凌利中死于床榻之上，但尸状却呈现出种种溺水的特征，更为诡异的是在他体内竟然有只产于洞庭湖的幽门罗兰藻，洞庭湖距长安有着千里之遥，这中间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一章

影落千岩走魑魅

死 囚

北周明帝元年（公元557年）九月二十五日夜，狂风咆哮不停，雨水倾泻不止，一道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一声声惊雷震撼着混沌的长空。

小刑部上士赵志平从梦中惊醒，大口地喘着粗气，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夜晚将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关系着北周帝国的兴衰，甚至是存亡！

这一切还要从两天前讲起。那一天，虽已是正午时分，但太阳却依旧被厚厚的乌云所遮蔽，只有几缕微弱的光冲破重重阻隔投向阴森可怖的雍州狱。

一扇厚重的牢门缓缓打开，发出一阵沉闷又有些瘆人的“嘎吱”声，就连门口的那两尊狰狞似乎也更为狰狞了。

在两名狱吏不停的呵斥之下，一个戴着项械、手械和足械的囚

犯挪着脚步艰难地向前走着，笨重的足械与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声响。

脚踝早已被磨得血肉模糊，疼得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望着眼前高达十几丈的狱亭，上面有负责望风的狱吏来回走动，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龟孙儿，赶紧给老子快点儿走！”一个满脸横肉的狱吏狠狠地踹了他一脚。猝不及防的他险些被踹倒，转身狠狠地瞪了那个狱吏一眼，然后又不得不向前走去。

一条狭窄的南北甬道在他的脚下延伸，两侧是低矮的牢房，这里是外监，关的是轻刑犯，通常只有五六个人，多则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牢房。他则被领进了一座小四合院，人行走在这里如同被困在井底的蛙。小院西侧有一条黑黢黢的通道，通向幽暗潮湿的地下。那里是逼仄阴冷暗无天日的内监，关押着帝国的重刑犯们。

内监共有二十五间牢房，分别冠以“仁”“义”“礼”“智”“信”字号，每个字号有五间牢房。两个狱吏押着他来到“礼”字三号牢房，然后分别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木门上的两把大铜锁。

“吱扭”一声木门被推开，灰尘纷乱飞舞，浑浊的空气呛得他险些咳出声来。

胖狱吏粗鲁地取下犯人项械，然后硬生生地把他推进了牢房里，木门随即被重重地关上。

一股酸腐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仿佛闻到了死亡的气息。过道上

悬挂的几盏油灯透过木门栅栏勉强为阴暗的牢房送进了些许光亮，但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阵阵阴风使得原本就跳跃不止的火苗变得更明暗不定。

借助飘忽的灯光，他迅速环视了一下这间狭小的牢房，发现里面已然关押着一人。如杂草般疯狂滋长的头发和胡须遮蔽了那人的大半张脸。

他向那人笑了笑，但那人对他的到来似乎怀有深深的敌意，不时地向他投来警惕的目光。

他并未在意，一屁股坐在铺在地上的草席之上，开口说：“兄弟，以后咱们就在一起做伴了，还望多多关照！”

那人没有理会他，依旧默默地坐在黑暗之中。

他的脸上勉强挤出几丝尴尬的微笑，说：“在下厉无畏，曾是李太师麾下的殄难将军、积弩司马，不过如今却沦为阶下囚。敢问兄弟如何称呼，犯什么事进来的？”

那人仍旧默不作声。厉无畏顿觉无趣，索性也不再说话了，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踝，鲜血顺着足械不停地往下淌，染红了脚下的那片草席。

很快，两个狱吏便奉命前来提审厉无畏。厉无畏强忍着疼痛，小声骂道：“他妈的，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还让不让人活了！”

简单的讯问过后，厉无畏又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向牢房，走着走着突然大叫了一声，随即便摔倒在地。

一个尖嘴猴腮的狱吏忙俯下身，不耐烦地问道：“怎么了？你

他妈的别跟老子耍花样！”

摔倒在地上的厉无畏痛苦地挣扎着，有气无力地说：“我的脚好像摔断了……”

尖嘴猴腮的狱吏对身边另外一个年轻的狱吏说：“真他妈的晦气！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狱医啊！”

狱医侯成闻讯后急匆匆地赶来，经过一番查验，说道：“应该并无大碍，用冰块连续冷敷上几天便会痊愈！”

尖嘴猴腮的狱吏骂道：“这还没有入冬，上哪儿给这小子弄冰去啊？”

侯成小心翼翼地说：“秋官府地窖之中或许还藏有一些！难道上司没跟你交代过吗？这个嫌犯非同小可！”

勘 验

那夜，小刑部上士赵志平辗转反侧，许久才睡去，可刚睡着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老仆赵忠唤道：“郎君，秋官府的公人有要事求见！”

听闻，赵志平顿时睡意全无，匆忙穿好衣服出去接见。

那公人拱手道：“赵上士，多有叨扰。今夜内监之中发生一起凶案，鉴于案情重大，大司寇命赵上士即刻前去勘验！”

赵志平暗道，到底是何等凶案，竟然连大司寇达奚武都惊动了？

武将出身的达奚武战功卓著，威震沙场，位列十二大将军，后

又进位柱国。

权臣宇文泰对西魏军制进行大胆改革，创建府兵制，设立了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和二十四开府。地位崇高的八大柱国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宇文泰总领诸军，地位超然，而元欣身为西魏皇族，仅仅是挂名而已，实际掌兵的只有六大柱国，正合周礼治六军之意。六大柱国各统领两名大将军，而每名大将军统领两名开府，从而分掌二十四军。

随着被授予戎号的将领越来越多，柱国、大将军和开府也渐渐沦为仅代表品级，却没有实际职掌的官阶，并不实际统领兵马。

今年二月，达奚武才刚刚出任大司寇。宇文泰仿照周制，设立“六官制”，即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分别由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等“六卿”统领，每府皆设一名上大夫协助“六卿”处理府内事务。

但达奚武仍时不时地领兵出外征战，对帝国刑狱并不关注，因此秋官府内的事务一直由小司寇上大夫李耀负责，达奚武很少过问，如今亲自前来，看来此案关系甚大！

“烦劳上差在前面带路，下官即刻前往！只是如今城门已然关闭……”

长安城夜间实行宵禁，不允许随意行走，况且深更半夜，城门早已关闭，出城自然也就成为一大难题。

“赵上士无须多虑，在下随身携带有秋官府颁发的出城文牒。”

“如此甚好，请上差稍等片刻！”

在赵忠的服侍下，赵志平披上蓑衣，戴上斗笠，骑上坐骑，在雨夜中疾驰而去，奔向一片漆黑的前方。

雍州狱位于长安城西二十里的黄沙岗。赵志平对那里并不陌生，但不知为何，今晚却忽然对夜幕笼罩下的雍州狱生出几分恐惧感。

掌囚下士齐鸣早已在雍州狱牢门前等候，见到满身雨水的赵志平忙拱手道：“在下恭迎赵上士多时！”

赵志平随即跳下马，将坐骑交给齐鸣身后的小牢子，道：“不必多礼，速速带我去凶案现场进行勘验。”

齐鸣向前微微躬身，做出一个请的姿势道：“有劳赵上士，这边请！”

齐鸣将赵志平领进“礼”字三号牢房。此时赵志平的师父小刑部下士凌利中已经到了，正在和大司寇达奚武、小司寇上大夫李耀说着什么。

达奚武见到赵志平，冷冰冰地喝道：“此案关系重大，命你等即刻查明真相，不得有误！”说完之后，达奚武和李耀便匆匆离开了。

“师父，谁死了？”一头雾水的赵志平不解地问。

凌利中凝视着这间狭小的牢房，脸上浮现出一丝异样的神情，有气无力地说：“两个犯人！”

“两个犯人？他们到底是何来头，如此兴师动众？”

凌利中目不转睛地盯着牢房地面上所铺的那张草席，上面洇染着两摊殷红的血迹，漫不经心道：“关押在内监之中的人哪个会是无名之辈？”

“那是自然，不过这桩血案居然令大司寇亲临案发现场，着实不简单啊！不知师父可有什么发现？”

凌利中既像是在回答他的问话，又像是喃喃自语道：“这间牢房的屋顶、地面和侧壁全都完好无缺，找不到一丝人为损坏的痕迹。凶手是如何进入这里，然后又悄然离开的呢？”

赵志平随口道：“凶手或许是从牢门进出的！”

“不可能！这是什么地方！雍州狱的内监，防守如此严密，外人要想走进这间牢房需要经过三道门，而且这里每间牢房的门上都挂有两把铜锁，两个值守的狱卒必须同时在场方能打开牢门。李大大夫刚刚讯问过今夜在此宿直的刘五和贾三，他们都说钥匙从未离身。据刘五供述，事发时他原本在附近巡视，听到尖厉的惨叫声后便急忙跑了过来，顺着木门栅栏向牢房内观望，见到了这血淋淋的一幕。就在他惊魂未定之际，贾三和另外一名狱卒崔哲也相继赶来。从听到惨叫声到众人赶到这里，也就是一弹指的工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凶手居然能在防守严密的牢内连杀两人，然后又不留痕迹地逃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或许凶手就藏在这大牢之中，也许是刘五为了推脱罪责在说谎！”

“我认识刘五好些年了。他一直都是个老实本分之人，近日也没觉察到他有什么反常。即便真的有不为人知的杀人动机，仅凭他自己身上的那把钥匙也根本打不开牢门！”

“若是刘五与贾三合谋行凶呢？”

“李大夫起初也曾有过类似怀疑，可案发时，两人并未在一起。据关押在附近牢房中的一个犯人供述，他听到那声惨叫后就扒着牢门栅栏向外张望，恰巧看到刘五正向出事的那间牢房急匆匆跑去，之后他才看到贾三也跑了过去。贾三说，事发前恰巧碰到了崔哲，刚要开口说话便听到了惨叫声。崔哲也证实了贾三的话，还说他亲眼看着贾三和刘五用颤抖的双手打开牢门，不过此时两名人犯皆已倒在一片血泊之中，而凶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道是三人提前串通好蓄意做伪证？”

“且不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何在，即便是三人合谋行凶，若想悄无声息地做到这一切也绝非易事。据说这两名死者皆为行伍出身，身手不凡，性命堪忧之际，两人必然会拼死反抗；即使无力反抗，也会大声呼救，势必会惊动值夜的狱吏和附近牢房的犯人；可除了那声惨叫，狱吏们和犯人们却再也没听到任何异样的声响。牢房之内也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

赵志平彻底沉默了，越发觉得这起案子甚是蹊跷。他忽然发现脚下的草席似乎有些不对劲，急忙蹲下用手摸了摸，草席居然湿漉漉的！

难道是水？奇怪！他找遍了整间牢房也没有找到任何盛水的器